

青樓殘月

●  
尚  
一



## 内容提要

《青楼残月》史实性的再现了四十年前哈尔滨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畸型都市的禁娼风暴，揭开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娼妓世界。

作者文笔潇洒，时空、情理交叉错落，纵向涉及到几千年娼妓生涯的演变，横向触及到娼妓世界的各个角落。反映了被强暴、蹂躏、残害的女性和扭曲了的灵魂，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嫖客和下流无耻的恶棍、流氓，鞭挞了榨取血泪钱的失去人性的人贩子、窑主老鸨、龟坏、权杆和伪道统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生动，读来扣人心弦。

黎燕花

金子

傻旦



香鴉子

浪仙

玉花鈴

大風喜



矢野良子

李盼盼



胡宗進

魏申



富冷娃

武裁野



### 作者简介

尚一，笔名“小回”。

1937年生于肇源。60年代初毕业于哈师大中文系。从事宣传工作多年，曾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末期转文艺界，历任哈尔滨市文艺创评室负责人、《哈尔滨文艺》副总编、市文联副秘书长，现任市文联副主席。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会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主要担负文学组织与编辑工作，也写评论。创作侧重于小说，已发短篇《八刀宴》《爱的波折》、中篇《沙发街上的故事》（合作）长篇《破晓光华》（合作执笔）等10余部（篇）。

## 目 录

第一章	滨江骚动	1
第二章	人道使命	16
第三章	初入书寓	39
第四章	卫道尊容	59
第五章	混世怪胎	81
第六章	畸花三态	99
第七章	蛊惑山盟	126
第八章	脏腑风波	150
第九章	春院奇寒	181
第十章	血涤病柳	205
第十一章	妖姝呓语	225
第十二章	真假胞妹	250
第十三章	情逾骨肉	271
第十四章	憎爱经天	299



## 第一章 滨江骚动

民国三十五年。孟冬。

子时。夜阑更深。

正是生灵万物沉沉入蛰的时分，一列军车轰然驶上江桥，穿入北满都市——蜚声全球的东方小巴黎。

车轮徐徐。

红光、紫雾、褐烟；

透过狭窄窗棂，车厢灯光黯淡。闪耀着戎装一新的健儿，凛凛雄姿正气。

车自“第二延安”佳木斯驰来。越松浦，过滨江，停老站片刻，威威势势直奔第二松花江前线。

市区。中西合璧、参差错落的建筑。塞北风韵，异国情调，皆呈神秘轮廓。

俄式木结构外壁，尚残存“圣战”标语、“仁丹”广告。朱檐碧瓦之中端，仍讪留面目皆非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彪炳煌煌的新旧碑、塔，诡幻森森的教堂、义地。夜

幕笼罩下，愈显怪诞、狰狞。

随着夜的踽踽步履，严寒狂醉般逞虐。

蓦地，数十乘胶轮、木轱畜力车，掺杂多辆缴获日伪“国道局”大卡，几乎同时分别从十六道街“荟芳里”，从北七“大观园”，从八杂市、北市场、桃花巷、裤裆街、老豆腐坊等处，碾过油漆路，颠过石头道，轧过沙土地，滑过冰雪面，马达隆隆，马蹄得得，颇有浩荡之势，齐向滨江站聚拢。

两轮平板、四轮篷斗、半人半物，你错我压，堆砌拥挤。

包裹、箱奁、细软、佛龕、猫狗。除驭手外，一色女人，一路脂香。论年岁，小者稚气未消；大者色衰颜皱。多为韶华妙龄，娇嫩芳春。

衣着服饰既不同贵妇般华丽，又非比平民样素缟。十足的洋味，土气，花哨，稽蠢。

相貌姑且勿论。个个粉黛艳妆，色媚情痴。勾魂摄魄的黠眸，玩世不恭的蛊靥。蓬发。花髻。浪辮。

然则，现下的表情，却多半是冷漠，茫然，惶惑，忧凄，怅惘，忿忿……

反之，卡车内，包括司机，一色男人，一路威风。

黄棉袄，黄棉裤，狗皮毛黄棉帽，黄裹腿，黄靴鞅头。

斜佩武装带，肩挎三八大盖儿。左胸前缀一方白地儿蓝字布签：“东北民主联军”。旁署“佩用”年月，印“中华民国”字迹。

马车、汽车固定间隔，排列有序。

大约一营兵力，对付七、八百号女性。  
汽车押送马车。

滨江站俗称“新站”。十二年前，伴随滨北线东江桥筑成，该站始立。

人行跨线天桥、日式票房。同精巧、严谨而又雄峙的老站相比，无疑逊色得多。

此刻，候车室灯光如豆，清冷、空荡。只有一更夫在门侧抄袖打盹儿。

偌大个站前广场，倒也排场。

当几束探照光焰骤忽一亮，喧嚣车队鱼贯而入。

马儿咳嗽，人头攒动。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联军士兵，铁链钢环似地圈住广场。

一些下级军官，穿梭在人群中，指挥、引导，催促、驱赶。

携带重物的女性，拖拉、执拗。一个挨一个，蜗牛般蠕向出入站口。

突然，道口壅塞，队列卡住，嚷声压过风声。

“妈亲呐，这是把咱们小娘往哪疙瘩送哟？”

“……在班子上吆喝买公债，在堂子里告诉隔离百斯笃<sup>②</sup>，在公寓，下处又说要打仗了，去大后方什么安全。屁，也不知八爷葫芦里卖的啥药。”

“唉，命不济……想古代，明妃李师师<sup>③</sup>何等荣耀。靖康之乱，废为庶人，流落湖湘间。这会儿，我们这不也等于赶出宫门了吗？……”

“……要是兵营稀罕俺们，也哈拉勺<sup>④</sup>。跟谁还不是卖门子？那得把灯捻挑明。这样的干活，哼，都不如人家铁石<sup>⑤</sup>部队！”

“也甭想得坏，说不定象玛丝洛娃<sup>⑥</sup>，上西伯利亚找个情人西蒙生……看在上帝的面上……阿门……”

“……吉凶祸福，管仲<sup>⑦</sup>老祖保佑！佛爷保佑！胡黄二仙保佑！……”

碎嘴唠叨。情绪渐激。糟乱。呼啦啦，人们围住一个出众人物，如鸡群簇拥一鹤。

“……赛观音姐姐，干姥干娘不在眼目前，谁给咱做主啊？”

“赛观音妹妹，你说，这唱的是苏三起解<sup>⑧</sup>吗？荷枪实弹的，比崇公道凶多了。讲不讲人道？……”

“赛观音姑娘，你是花界红倌人，也配当个组合长<sup>⑨</sup>什么的，你得说话呀！”

“赛观音弟子，不信美人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你要当个今日的柳如是<sup>⑩</sup>嘛！”

被唤做赛观音的女人，委实不同凡响。

她，高高的个头。丰神袅娜，芳容窈窕。

卡普呢<sup>⑪</sup>葱绿大衣，水獭领，狐狸披肩。巴金克紫红皮靴。鳄鱼皮拎兜，镶金嵌玉，灿灿莹莹。

娟秀的长瓜脸。古典式芙蓉髻。额头中心，一颗谷粒大小的醒目红痣，尤显娇媚。

叶眉高吊，凤眼流盼，檀口轻盈，粉颊妖娆。

香中浸辣，淑里藏刁。活脱脱的风流、韵致、狎魅。

赛氏身边，一孱弱女孩儿。圆脸，单辫，一双天真杏

眼，似头毛驴，浑身驮满囊囊袋袋，压得弓腰曲背。这是个跟活的丫头。

在众姐妹恳激之下，赛观音眉宇紧蹙，盛气溢晕，冲着前来干涉的一位年长军人，有板有眼地：

“我说八爷，今儿晚上，叫我们姑娘出口子，做鬼，还是升仙，别含搭糊味的。古诗云：不为海上骑鲸客，暂作花间化蝶人。是幻是真都是梦，三生谁证本来身。姐妹们固然红颜薄命，但是，哪个教坊色长<sup>①</sup>如若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哼，花奶奶也不是好惹的！”

“嘿，你这块水水儿的女娃子，倒教训起我来！”这位一脸胡茬的老兵，操口陕腔，并无敌意地说，“啥个鬼哩仙哩，讲得清嘛，上佳木斯去，佳、木、斯，是美的太太，不是哈的太太。”

“咋的，当太太？”说话者，少妇模样。梳抓髻；着紫绒棉旗袍，金项链。高额头，尖下颏，细眯眼。口音土俚。此发问，不知是渴望，还是厌恶。

一位东北籍士兵解释道：“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连长说‘美的太太’就是，‘很好很好’，‘哈的太太’——‘坏得很’。”

“什么好啦坏啦，管它呢……”声小如蚊。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扁平脸，鸳鸯眼。头戴一顶线织瓜皮帽，身穿斜大襟阴丹士林蓝袄。听口气，似发听天由命之慨。

老连长笑吟吟，诙谐地说：“想当太太？好嘛。总是要做婆娘的。再说，要去的地方，那里有馍吃，嗯，蒸馍，油馍，烙馍，烩馍，呲，羊肉烩馍，香香的……”

“你是卖馍的贩子，还是拍花的骗子？”赛观音伶牙俐

齿，咄咄逼人架势，“官家讲光明，为什么黑夜行事？八路讲民主，为什么强制押解？韩某人一口一个‘取缔’呀，‘改造’呀，岂不置姐妹于死地？”

“莫放肆！”黑黝黝连长敛起和颜，声色俱厉，“取缔、改造，正正是为你们好，逃离地狱！”

“地狱？”赛姑娘冷笑一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楼上看神仙。有这般逍遥的地狱？盼盼，你下地狱了吗？”

“我？”旗袍少妇眯眼，油腔滑调地，“谁自个儿扔下七碟八碗乐意下……噯，要说地……也是土地，土地佬放屁——神气。”

“大风喜，你呢？”赛氏又转问一眼大一眼小的中年女。

“我……拙嘴笨腮，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大风喜忸怩、羞口，连连后退。

“怀春、石榴红、莛金玉、兰香、怜怜……你们都说说。”

雌帅唆旨，女卒大哗。炸营一般，横冲竖蹿。

陕西老兵勃然大怒，吼道：“肃静，快散开，排好队伍，进站！”

两辆跨斗摩托喧声夺人开进广场。

摩托乃战利品。曾几何时，这“大陆王牌”伏侍着威赫的黄呢马裤、皮靴。而今，规驯地效忠于民主的卫士。

倏地，扰攘的人群，如疾艇击水样，劈割成一道豁口。

摩托上跳下一位军官。动作矫健、洒脱。

一身银灰色棉军服。放下耳子的国民军棉帽。横扎皮带的过膝棉大衣。裹腿、皮鞋。

乍看容貌，清秀羸弱，一派书生气质，细细端详，则

英俊、刚毅，分明将士风度。

二目炯然，鉴出心胸明爽；两颧鼓突，蘸着风骨遒劲。

二十七八的年纪，战争铸就一具钢铁个性。嫉恶如仇、练达、勇莽。

此人姓韩名柱，卫戍司令部军警联合稽查处副处长。

“怎么哄起来？”副处长以锐利目光扫视一周，机警地问。

未等老连长报告，巴金克“咔咔”几响，赛观音抢步靠前，斜乜着眼睛，讥诮地：“哟，劳驾韩大官也来送行了，小女子诚惶诚恐……”

韩柱瞥了赛观音一眼，不屑一顾。

赛观音立刻变一副面孔：“哼，六亲不认，可叹一奶同胞……”

韩柱口气强硬地：“小姐，第五次警告你，不许冒名顶替！”

赛观音嘴角一撇，声调悠悠：“冒名顶替，不攻自破，说穿了，你无非是生怕亨通的官运失去油彩，生怕圣洁的世家受到褻渎。或者，图希落个‘大义灭亲’云云的美誉！”

句句挖苦、剌刺。撩得韩柱火冒三丈。他强忍怒气，耐着性子，平和些说：“没有工夫跟你磨牙叨齿。劝你赶快进站上车，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好一个‘改造’，古今未曾听说。”赛小姐觑起丹凤，喃喃自语。

军人们规劝，吆喝，携扶，推搡。女人们迈着铅灌的步子，重新成行。

赛观音痴呆一霎，竟歇斯底里般嘻嘻发笑。接下来，表

演似的，悲悲切切哼唱起——

往日的快乐，  
只换得的凄清。  
梦魂所依，  
空有泪满襟。  
几时回来哟，  
回到故乡的家园。<sup>⑬</sup>

.....

望着沮丧的异性，韩柱内心不由一阵烦躁。

咳，多么简单的事体，多么浅显的道理，竟会如此不被理解，不予配合。岂料，比战场上枪对枪，炮对炮，比土改中斗老财、分田物，难上又难啊！

看，一个个上刑场的样子。至于吗？何苦呢？.....

正象在原野放牧惯了的羊群，一旦风暴来临，欲将它们赶往栏圈躲避，可羊儿却不乖乖听话，往危险地带挣。

没法子，只得强制，驱赶！

而这种强行，对于飘零颠预的女人，势必愈加增添抵牾、抗衡。

即便马上押赴上车，那么，到了佳木斯，又将怎样？

韩柱想得并不乐观。可权衡利弊，一切得从战略角度出发，大局着眼，别无他路。后头的事儿，属于金矿局职限，自己不必过虑。

正思忖，副处长面前晃过一个女孩儿家，即那个赛姑娘的使唤丫头。

继而，又翘起来一位拄拐棍、麻杆似的老妇人。呵，她叫玉花枪。



咦，那个披裹毛毯，怯生生的少女，也隐匿于队列中。她明明是个哑巴。

韩柱心头结个疙瘩。他轻声诘问部下：“杨连长，太小的，有病的，怎么没有留下？”

连长说：“您不是下令：一网全兜嘛。”

“金矿局收，是有目的有选择的。”

“我也怜这娃。本不叫来，可她死死活活要跟‘恩姐’来，啥个‘恩’？”

“剥削、压迫，丁点儿觉悟没有。”

杨连长补充说：“动员会都讲清了，老多老多报有病，广疮，有说家里养娃，有说是座客，是游姐，一时搞不清。处长若知底，现挑出来也行。”

韩柱缄默。估摸到队伍再一调整，肯定还会紊乱。遂面对老连长，断然打了个手势——

放行！

朦胧月台。黑鸦鸦人群。

一列空车厢从老站缓缓驶来。

机头上，凿掉的“满铁”<sup>⑧</sup>字迹，红绿光中依稀可辨。

几乎与火车同时抵达，一位奇怪的长髯老者，从岗顶溜下。一身铁路员工装扮。跨过轨道，顺利地通过哨兵盘问，奔向女人丛。

俄顷，老者消声敛迹。丝毫未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

一页纸笺不知怎的落到赛观音手中。借着车窗射出的灯光，她迅疾展读。

赛观音打个战栗，发疯般叫喊：